

◎天 宝 =著

YTB2005@126.com

别以为我 什么都不会干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别
以为
我
什么都不会干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天
宝
◎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别以为我什么都不会干 / 天宝著. —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4

ISBN 7-5033-1793-0

I. 别... II. 天... III. 1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2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0853 号

书 名: 别以为我什么都不会干

作 者: 天 宝

责任编辑: 丁晓平

装帧设计: 乔 玉

责任校对: 马 涛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字 数: 250 千字

印 张: 22.625

印 数: 5000

版 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793-0/I · 1390

定 价: 29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自序

别以为我
什么都不会干
人一生名著

自从做了文学编辑，就不太爱动手写东西了。好比从前的生产队长，总能变着法儿偷懒，不下地干活儿。想想曾经有过的要做大作家的雄心，居然也没有特别脸红，只是觉得与实际情况有出入，不太靠谱。好在也没有真的就放弃了，还在全天候地观察着生活呢，并有一些念头经常纠缠于胸，指着大器晚成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呵呵。

翻看去年以前的写作，既熟悉又陌生，某些段落时常会生出是我写的吗不会吧这类的发问。不禁怀念起从前的胆大无畏、天真纯朴甚至是某种粗陋拙笨。记得曾是个有些忧郁的青年军人，写部队生活的文字间却也能藏着欢快明亮。而对于刻骨铭心的乡村生活，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拿它毫无办法，但还是有一些温暖的细节让我拈来了。城市对我而言总是有着距离和隔阂的，一个拖着巨大乡村背景的人要想和城市和谐相处，也是困难的。因此，关于城市的故事，不免也是些在城市里别别扭扭的人的故事。

这年头出一本小说集，如果不是那谁还有那谁谁，基本上就意味着销售状况的尴尬。我没有理由不感谢出版社，但更要感谢买这本书的读者。

2004年12月16日于北京平安里

目 录

别 以 为 我 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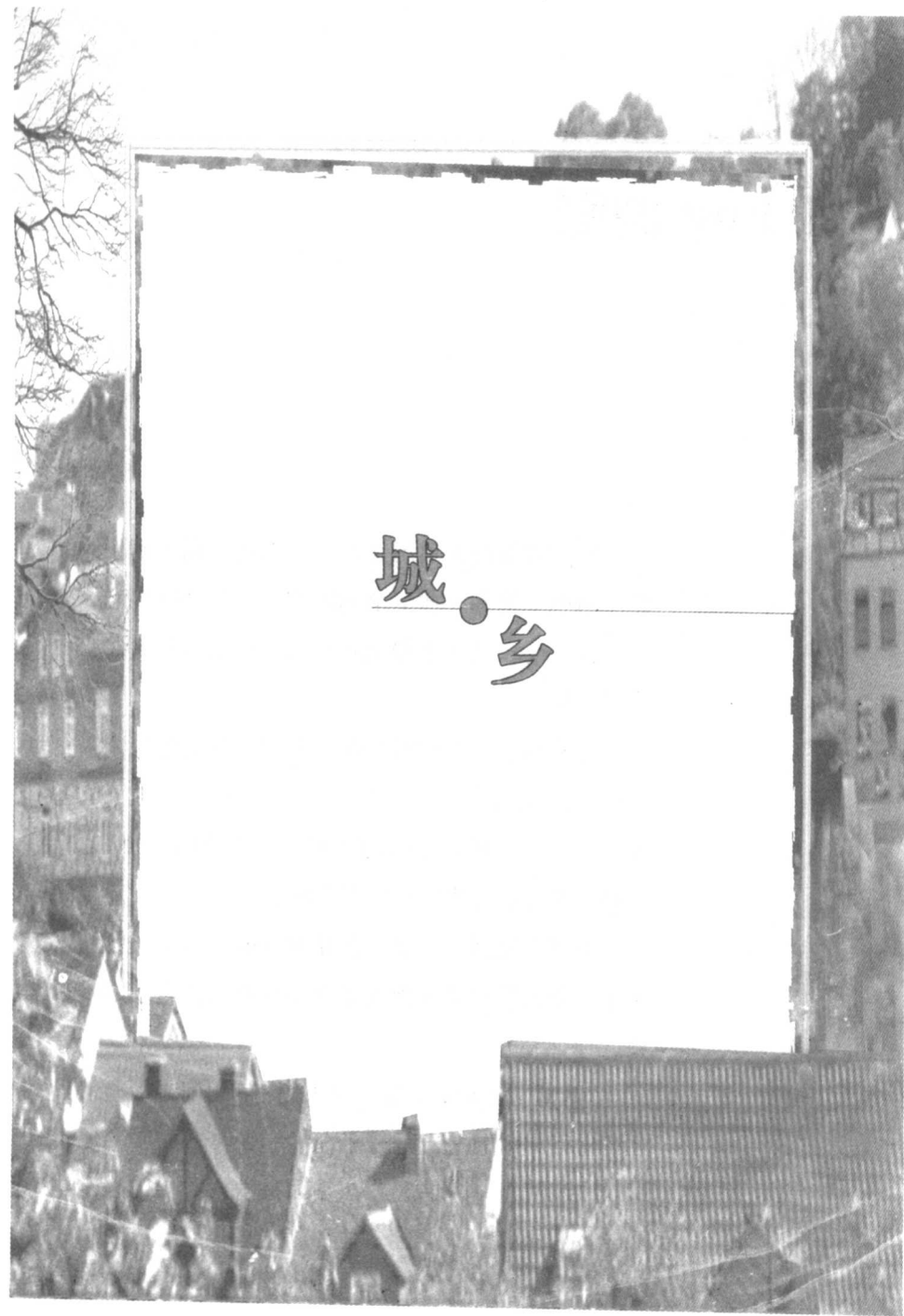
城 • 乡

在 FOG 酒吧	002
四月的木匠	009
有人不想活了	018
生产队里开大会	025
晚上别出门	033
读书郎	038
推销员李明	045
细毛在一九七四年	051
开发廊的张东	063
不要在河边谈情说爱	067
给你一次机会	075
别以为我什么都不会干	101

么 都 不 会 干

兵·营

记住汤米	114
叫你一声哥	148
下士米西讲的故事	158
嘉奖	194
没事	202
怎能不留恋	218
追忆战友罗思福上士	226
副连级浪漫	238
我不答应你	278
门朝你开	294
马德中校在夏天到来之际	332



城·乡

在 Fog 酒吧

啤酒推销商杰瑞冯在晚上九点过一刻来到了 Fog 酒吧，他和小报记者蝈蝈约好在这里见面。一个商人交三两个小报记者朋友，在这年头既时髦又实用。

光看名字，杰瑞冯好像很外国，其实他是个在胡同里长大的地道的北京人，且小时候有过不雅的小名。只因他推销的啤酒是一种外国品牌，于是，叫杰瑞冯就是很自然的事儿。

蝈蝈还没到。杰瑞冯在靠廊柱的一张桌子前坐下，眼尖的酒吧老板见了立马从吧台内奔了过来。

“冯哥，你来啦，是一个人吗？”酒吧老板脸上的讨好和献媚是显而易见的。

“我约了一个朋友。”杰瑞冯握着对方伸过来的手友好地说。事实上，他和酒吧老板已有些私

交了。“怎么样，上次送给你们的东西都用上了吗？”

“用上了，到底是外国货，挺棒的。”酒吧老板有些夸张地做着手势。

Fog 酒吧出售的啤酒就是杰瑞冯推销的品牌。上次来的时候，杰瑞冯送了不少印有自己公司商标的礼物给老板，有 T 恤衫、手表、打火机、烟灰缸等。

杰瑞冯抬眼一看，服务生们果然是穿着他送的 T 恤衫，老板手腕上就戴着一块品牌表，做工精致的烟灰缸每个桌上摆了一个。看上去，这个酒吧很有点他们公司开的味道。

杰瑞冯满意地笑了。他对酒吧老板说：“我们有打算组织一批大的客户到泰国去玩，到时候，我争取把你的名字报上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酒吧老板很清楚自己和大客户之间的差距。

“谁让我们是朋友呢，我这就这毛病，有好事净想着朋友。”杰瑞冯真诚而又油腔地说。

这番话杰瑞冯已对好些个小老板说过，杰瑞冯相信他们尽管实际上去不了泰国，但不会有人怪他不讲信用。既然如此，多对些人说说又何妨。

音乐响起来了，杰瑞冯让老板忙去。陆陆续续酒吧坐满了人，廊柱往左拐进去，专门辟了一块比八仙桌大不了多少的空地，已有人上面蹦迪了。

服务生走过来，低着头问杰瑞冯要喝点什么。“当然是喝我们的啤酒。”杰瑞冯掏出钱包，从里面夹出一张钱来递给服务生。

杰瑞冯的啤酒在这里卖三十块钱一小瓶，在外面也卖到八九块，这大概就是他们的啤酒不能被普通百姓接受的原因。

杰瑞冯一边喝着自己的啤酒，一边等蝥蝥。有熟人跟他打招呼，他就让对方喝啤酒。

“喝吧，我们的销量就是这么喝出来的。”他往嘴里灌着啤酒，有些扬扬得意。

杰瑞冯三十岁还不到，但早已被啤酒灌成了个大胖子。因为他肚子过大，在中国市场买不到合适的皮带，便托人从国外带回了几条。对于工作和喝外国啤酒连在一起的事实，他的骄傲也是重量级的。

十点一过，小报记者蝥蝥到了。“我操，几拨人找我。”蝥蝥为他的晚到找原因。“我这还是偷偷溜出来的。”

杰瑞冯没把蝥蝥的话当真，只是递给他啤酒。酒吧里烟雾在扩散，音乐有些吵人。杰瑞冯喊过酒吧老板，让他将音量略微调小点，既不要影响蹦迪也不要影响谈话。

“杰瑞，你们的货是不是不好卖了？”喝了几口酒后，蝥蝥开门见山地问。蝥蝥是个面目清秀的瘦高个，和杰瑞冯坐在一起，更显出了单薄。

“你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，我们只是想做得更好。”杰瑞冯已开始打酒嗝了。

蝥蝥朝杰瑞冯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，仿佛把什么都看清楚了。

“蝥蝥，你别看我，这个星期我一直在喝酒，星期一我的老板从香港来，星期二我老板的老板从慕尼黑来，星期三全国各地的销售老板又来了……”杰瑞冯起身上卫生间，他有些憋不住了。

蝥蝥和杰瑞冯的交情，还基本上是一个小记者和一个啤酒推销商的交情。只因交往的时间长了，便又生出一种彼此能够牵挂的

情愫。

杰瑞冯从卫生间出来，又喊服务生上啤酒。不喝酒便没法说话，从钱包里夹钱的感觉也十分的好。

在这儿喝酒水还真得有股任人宰割的傻劲。蝓蝓在心里掂量着。尽管他没少进酒吧，但都是别人请的。如果让他自费，他绝对不干。

“我必须尽快拿出一个北京地区的全新销售方案。”杰瑞冯的胖脸上闪闪发光，他的情绪有些激动。“蝓蝓，你得帮我。”

“以前的方案不是挺好吗？”蝓蝓不太明白杰瑞冯所说的全新会新到什么程度。

“是啊，可我的老板和老板的老板不干，嫌专做酒店和娱乐场所份额太小。公司在中国市场下了不小的本钱，像明星演出、赞助活动甚至大片首映式什么的都做过，可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们是想让北京市民喝你的啤酒？”蝓蝓面露讥笑。

“难道不可以吗？”杰瑞冯好像进入了工作状态，满脸的认真。

“可以，但你们必须要改大瓶装，价格也不能超过两块钱。否则，北京人挺好的燕京不喝，非得喝你们的，谁傻呀。”蝓蝓说得很不客气，但很实在。

“我这么提过，但行不通。”杰瑞冯无奈地耸了耸肩。

“这是不给路走。”蝓蝓嘀咕。

廊柱右边的那张桌上传来一阵爆笑，蝓蝓听出了熟悉的声音。

“猫，猫。”蝓蝓激动地大声喊。

果然，一个留平头的小个子朝这边走过来。杰瑞冯见此人戴着耳环抹着红嘴唇还挺着胸脯，一时无法判定是男是女。

“蝓蝓是你啊，我正要找你算账呢。”猫搂着蝓蝓，十分的亲密。

杰瑞冯感到身上一阵发麻。

“我们的账算得清吗？”蝥蝥很男人地捏了捏猫的脸。

“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朋友杰瑞冯，著名的啤酒推销商。”
蝥蝥指着杰瑞冯说。

猫也了一眼，问：“中国人吧？”

“是，是。”杰瑞冯点着头递名片。

“杰瑞，今天算你的运气好，碰到了京城策划大王猫。你说吧，要什么样的方案她都能给你拿下。”蝥蝥看出了杰瑞冯满脸狐疑的神色，便伏在杰瑞冯的耳边：“是个女的，我的初恋情人。”“蝥蝥，你讨厌，说我什么坏话啦，是不是又说我爱你爱得死去活来呀。”猫顺手拿起一瓶啤酒，一边喝一边揪着蝥蝥的耳朵。

“你能不能温柔点？”蝥蝥喊。

猫笑道：“温柔是你这个大老爷们的专利，本姑娘不会。我问你，上次我给你们报纸拉的广告不是说好给百分之二十五的提成嘛，怎么成了十五？”

“你吃肉我还不能喝点汤啊？”蝥蝥理直气壮地叫道。

蝥蝥和猫是大学同学，起先猫也在一家报纸干，后来觉得没意思便辞职了。这两年，猫在商业策划方面混出了名堂，京城不少成功的营销方案都出自她之手。她曾和蝥蝥分分合合同居了不短的时间，如果蝥蝥的男子气再足些，或者猫稍微有些女人味，那他俩现在很可能就是搭伴过日子的夫妻了。

廊柱右边有人喊猫。猫对蝥蝥说：“我得过去了，那帮人要我拿个方案，价钱还没谈妥。”

“让他们等会儿，我跟你说正事，杰瑞冯需要一份全新的销售方

案，你必须帮这个忙。”蝓蝓认真地说。

“瞎客气，我就是做这个的。”猫递给杰瑞冯一张名片，说，“上面有我的传真，把你的要求和价钱传给我。”

“猫，杰瑞是我的朋友，你至少得半义务性地帮忙。”蝓蝓这么要求猫。

猫打量了一下杰瑞冯，杰瑞冯已有些醉眼蒙眬了。

猫对蝓蝓说：“你就知道占我的便宜，找个时间我非得好好收拾你不可。”

“就今天晚上吧。”蝓蝓嬉皮笑脸。

“你那里没有别人？”猫的脸上已有了春色。

夜深了，酒吧里烟雾沉沉，显得更加昏暗。杰瑞冯不知什么时候已趴在桌上。

“杰瑞，你是不是醉了？”蝓蝓问。

“醉了？我杰瑞冯什么时候醉过。”杰瑞冯抬起头，蝓蝓发现他泪流满面。

“怎么了，杰瑞，出了什么事？”蝓蝓在一刹那感觉到了他们之间友谊的存在。

“公司已决定撤回在中国市场的投入。”杰瑞冯哽咽道，“蝓蝓，我失业了。”

“什么，你被炒了鱿鱼？”蝓蝓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那你还要方案做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杰瑞冯双手抱在胸前，“我只是不相信这是真的，我不相信。”

杰瑞冯身上那种自负和满不在乎的劲儿已不复存在，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令人同情的普通胖子。蝓蝓还真不清楚除了喝啤酒，杰瑞冯更擅长什么。

重金属音乐在这样的深夜格外的刺耳，令人烦躁不安。

“杰瑞，咱们离开这里，这是他妈的什么鬼地方。”蝓蝓扶起杰瑞冯往外走，他已经想不起和猫打招呼或者带猫一起回家。

咣当推开 Fog 酒吧的门。

外面，是梦一样的街市。

四月的木匠

木匠要到城里去看堂弟。这个念头在他心里猫了整整一个冬天。四月的一场春雨之后，木匠望着田野上毛茸茸湿漉漉的新绿，便将去城里看堂弟的事定了下来。

提起这个在城里当国家干部的堂弟，木匠睡着了也感到骄傲。不仅他骄傲，他还要求他老婆骄傲。尽管老婆对堂弟大学毕业之后就没回来过的事实不是很满意，但想到堂弟的今天也有着他们的一份功劳，又想到丈夫对她说过堂弟是多么多么的忙，其实不让她骄傲也是不可能的。每逢有乡亲对她说起堂弟，她总是满脸喜色。堂弟结婚了。堂弟生孩子了。堂弟又写信让木匠和她去城里玩。等等。乡亲们知道的所有关于堂弟的信息，基本上都是由她发布的。

当木匠把去城里看堂弟的决定告诉老婆时，老婆还是吃了一惊，这个识字不多的农村妇女问：“你

真的要去？”

“过几天就动身。”

木匠是个有主见的人，像许多有主见的农村男人一样，在这样的事情上他没有征求老婆意见的习惯。

既然木匠定下了要去，木匠的老婆便开始了忙碌。她算出堂弟的孩子已三岁了，便去西屋茂财媳妇那里绞纸样子，连夜给侄子做了一双布鞋；她又到上垵去请来了赵裁缝，从箱子里拿出从娘家带来的手织棉布，让赵裁缝给堂弟的孩子做一身棉衣。她搞不清做这些东西有没有用，只觉得既然丈夫要去城里堂弟家，那她就得准备这些东西。他数了数家里的鸡蛋有好几十个，准备在木匠上路的那天煮上。

“我们家木匠要去城里看堂弟，你捞几条鱼，要大的，堂弟最爱吃咸鱼。”她跑到垵东头承包鱼塘的二篾匠家，不容商量地对二篾匠说。春天是放鱼苗的季节，最不适合捞鱼。但二篾匠听了她的话，还是照办了。木匠的老婆拿了鱼，急忙去剖了用盐腌上。腌两天拿出了晾晒一天，一天就够了，然后用菜子油煎成两面黄，保准堂弟爱吃。

四月的阳光照进木匠家的院子，木匠坐在藤椅上吸着烟、喝着茶、看着老婆忙进忙出，心里暖融融的。

有人来请他去做木匠活儿，木匠说：“等个十天半个月吧，我要到城里去看堂弟。”

一想到堂弟，木匠就想起那年堂弟泪眼汪汪跪在他面前，要跟他学手艺的情景。那一年又吉又凶，先是堂弟考上了大学，一个农村孩子考上大学那是多大的喜事，可突然间堂弟的父母相继身亡，

这又是多大的悲事。堂弟没法上大学了，堂弟要跟他学手艺。木匠看着跪在地上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堂弟，掉下了眼泪。他扶起堂弟说：“木匠这活儿不是你干的，你去上大学，哥供你。”

每想到此，木匠总是为当年做出这样的决定而庆幸。尽管也有风言风语，说堂弟一年写两封信就算对你们培养他上大学的报答，多合算呀。木匠嘱咐老婆，不要听别人瞎说，堂弟哪封信里都提到想念他们，让他们去城里住一阵。

临动身的前一个晚上，木匠本想好好睡一觉，但是睡不着。老婆更是兴奋，唠唠叨叨在他耳边说个没完：地址可千万别丢了。钱要放好，回来的车票钱堂弟肯定会给的。要不是家里的猪和鸡丢不开，我就和你一起去。

木匠也把家里的事对老婆做了安排。因为马上要浸谷种了，他对老婆能不能做好这件事不是很放心。老婆向他保证能做好，实在不行可以叫西屋的茂财帮忙。

“我最多呆个把星期。”木匠这么对老婆说。而老婆则认为，既然去堂弟家，就得要好好玩玩，谁知道以后还去不去得成？

老婆忽然担心起带去的東西，堂弟的媳妇也就是她未见过面的弟妹是不是看得上眼，她可是个城里人。

“这是我们的心意，看得上看不上是她的事。”木匠安慰老婆。睡不着的夜晚是很长的。木匠听见老婆叹了口气，便问：“怎么啦，要不你就和我一起去，家里托人看管几天。”

“我不是想去，”老婆说，“我总觉得堂弟还在怪我。”

“堂弟怪你做什么？”木匠有些不解。

“你忘了那年堂弟放暑假回来的事？”老婆提醒木匠。